

盲 音乐家

一个盲童成长为音乐家的故事

[俄罗斯] 柯罗连科 著

臧传真 译



俄罗斯版“海伦·凯勒”之心灵成长史

契诃夫 高尔基 鲁迅 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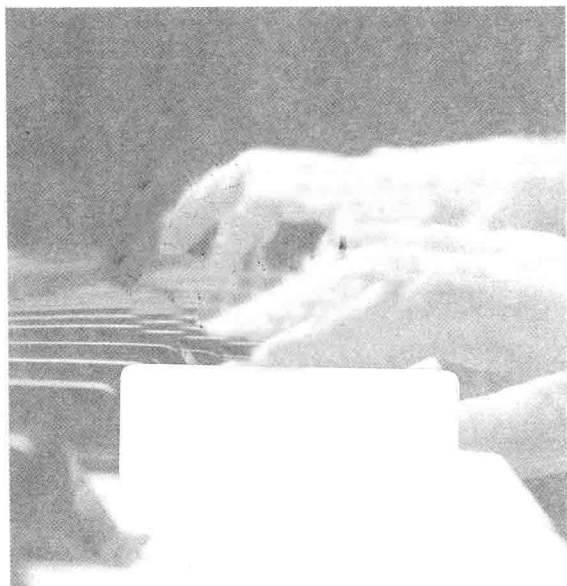
共同致敬的文学大师柯罗连科代表作

译林出版社

盲 音乐家

〔俄罗斯〕柯罗连科 著

臧传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音乐家 / (俄罗斯) 柯罗连科著; 臧传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447-4225-2

I. ① 盲… II. ① 柯… ② 臧… III. ① 中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993号

- 书 名 盲音乐家
作 者 [俄罗斯] 柯罗连科
译 者 臧传真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杨 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2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25-2
定 价 28.8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

深夜，西南边区一个富裕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孩子。年轻的母亲躺在床上深深地陷于昏迷状态中，但当房里传出新生婴儿细弱而凄哀的第一声啼叫时，她眼闭着在床上辗转不安起来了。她的嘴里嘟哝着什么，在带有孩子气的温柔而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忍受不住痛苦的面容，仿佛娇生惯养的孩子尝到了他未曾有过的痛楚。

产婆的耳朵凑到她喃喃低语着什么的唇边。

“为什么……他这是为什么？”产妇以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问。

产婆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孩子又啼叫了。产妇的脸上露出剧烈的痛苦的表情，一大滴泪珠儿从闭着的眼

睛里流了出来。

“为什么……为什么？”她仍然低语着。

这次产婆明白她问的是怎么了，平静地答道：

“您问孩子为什么哭吗？都这样，您放心吧。”

可是母亲安静不下来。婴儿一啼叫，她就哆嗦，气恼而焦躁地不住问：

“为什么……哭得这样……这样凶？”

产婆在孩子的啼叫声里听不出有什么特殊，她发觉母亲似乎是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中说话，也许，简直是说梦话，便撇开产妇照料孩子去了。

年轻的母亲沉默了，只是那不能用动作或言语表达的一种沉重的痛苦，不时从她的眼里挤出大滴大滴的眼泪。眼泪从浓密的睫毛间渗出，顺着像大理石一样苍白的脸颊悄悄地滚下来。

也许，母亲的心已感觉到黑暗的、无法消除的痛苦随同新生婴儿降临到了人间，痛苦笼罩在摇篮上，要陪伴着新的生命直到进入坟墓。

不过，也许这的确是梦话。不管怎样，孩子生下来就是盲人。

二

起初，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孩子像所有的新生婴儿一样，不到足够大的时候总是用那种呆板的眼神凝望着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个新生命已经诞生几个星期了。他的两眼明净了，模糊迟钝的眼神消失了，瞳孔固定了。但是射进房来的灿烂的阳光，同时传来的鸟儿的欢唱和树木丛生的乡间花园里翠绿的山毛榉树在窗前摇曳的沙沙声，都不能吸引婴儿扭过头去。母亲的健康刚刚恢复，就首先担心地注意起孩子奇怪的面部表情来，因为孩子的脸始终一动不动，还带着不是孩子应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情。

少妇好像受惊的鸽子似的望着人们，问道：

“你们说，为什么他这样呢？”

“怎样？”旁人总是冷淡地反问她，“他跟其他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一点儿差别也没有。”

“你们瞧，他用手摸索东西的样子多么奇怪……”

“婴儿的手的动作还不能配合视觉的感受。”大夫回答。

“为什么他总朝一个方向看呢？……他……难道他是盲人？”母亲脱口说出心中可怕的揣测，于是谁也安慰不住她了。

医生把孩子抱过来，立即使他脸对着阳光，仔细瞧了瞧他的眼睛。他有些惶惑不安，说了几句敷衍的话，答应过两天再来，就走了。

母亲像被射伤的小鸟似的，哭着，哆嗦着，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可是孩子的两只眼睛还是严肃地呆望着。

过了两天，医生果然带着检眼镜又来了。他点上蜡烛，先贴近孩子的眼边，然后又挪远一点儿，仔细察看孩子的眼睛，最后医生神色慌张地说道：

“夫人……不幸您猜对了……这孩子的确是盲人，并且是无法医治的……”

母亲怀着沉静的忧愁听完了这个消息。

“我早就知道了。”她低声说。

三

盲孩子降生的这户人家，人口并不多。除了已经提到的几个人，家中还有父亲和舅舅，这位舅舅，不仅家里人，就连外人都叫他“马克西姆^①舅舅”。父亲和西南边区其他成千上万乡下地主一样：为人厚道，甚至可以说善良，对雇工很照顾，很喜欢修筑和改建水磨。他的时间几乎全部耗费在这项工作上，因此，一天当中只在一定的时间——早饭、午饭或有其他类似这样的事情时，家里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这些时候，他总是说一句：“我亲爱的太太，你身体好吗？”说完了这句话便坐下来吃饭，偶尔讲讲什么橡木轴和小齿轮，此外几乎什么也不说。显然，他那平静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对儿子的身心影响不大。可是，马克西姆舅舅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在盲孩子降生以前十多年，马克西姆舅舅是个有名的危险的莽汉，他的名字不但在他的庄园附近，就是在基辅

^① 马克西姆，俄语意为“最大的”，常用作人名，如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契约大集市^①上也没有人不知道。大家都觉得奇怪，像娘家姓亚岑科的波佩利斯卡娅夫人那样各方面都受人敬仰的家族，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哥哥。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用什么来向他讨好。地主绅士们恭维他，他以傲慢无礼相对，而普通农民对他撒野和放肆，他倒毫不介意，就是最和气的“贵人”碰到这样的撒野和放肆也准会赏他们几个耳刮子的。最后，马克西姆舅舅不知道为什么万分痛恨奥地利人，到意大利去了。他这一走，那些善良的人全都非常高兴。他在意大利，跟一个也是莽汉的异教徒加里波第结成了党，据地主老爷们胆战心惊地传说，加里波第这个人同魔鬼结拜的，简直不把教皇放在眼里。自然，这样一来，马克西姆的悖教的、不安静的灵魂便永远沉沦了，可是基辅契约大集市却少出乱子了，许多高贵的好妈妈也不必再为自己儿子的命运担心。

奥地利人也必定痛恨马克西姆舅舅。地主老爷们历来爱读的《信使报》，战讯里常常提到马克西姆舅舅的名

^① 契约大集市是基辅的一种定期集市的名称，曾经一度享有盛名。——原注

字，把他描写成一个不顾死活的加里波第党人，直到有一次，老爷们从《信使报》上得悉马克西姆同战马一起在战场上倒下为止。狂怒的奥地利人显然早已对这凶狠的沃伦省人咬牙切齿（照他的同胞们的看法，加里波第党人之所以能支持下来，几乎是依靠马克西姆一个人），因此把他像砍白菜似的砍了许多刀。

“马克西姆的下场好惨哪。”地主绅士们自言自语说，认为这是圣彼得对自己的人间代理人^①的特意庇护。人们都认为马克西姆已经死了。

然而，奥地利人的马刀没有能消灭马克西姆倔强的生命，他虽然身受重伤，可是生命却保全下来了。加里波第党人从死人堆里把自己敬爱的战友拖出来，送进某地的医院。于是，过了几年，马克西姆便突然在妹妹家里出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了。

如今他已经顾不到决斗了。他的右腿完全被截去，只好拄着拐杖行走，左胳膊受了伤，只能勉强扶住手杖。一般说，他变得更严肃，性格温和了，只是有时他那锋芒逼人的唇舌还像他从前的马刀似的。他再也不上契约

^① 指罗马教皇。

大集市去了，也不常在社交界露面，他在自己的小图书室里用大部分时光来读书，人们除了猜测他读的是些无神论的书以外，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读的是些什么。他也写东西，但是因为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在《信使报》上发表过，所以没有被人特别重视。

当新的生命在乡村小屋里出现，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马克西姆舅舅的短发中已经有了银丝。他经常拄着拐杖，所以两肩高耸，身体成了一个正方形。古怪的外貌、紧皱的眉头、拐杖的笃笃声、缠绕在他身边的终日不离嘴的烟斗的青烟，这一切都使旁人觉得可怕，只有接近这个残疾者的人才晓得，在他残缺不全的肢体内，一颗火热的、善良的心还在跳动着，在他那覆着浓密的硬发的方形大脑袋里，永不平静的思想在奔驰。

然而，连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当时他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们只见马克西姆舅舅眼神蒙眬，阴森森地皱着浓眉，在烟雾缭绕中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这时，这位残疾的战士在想：生活就是战斗，而战斗中是没有残疾人的岗位的。他总以为自己永远掉队了，现在他不过白白地给辎重车增加累赘；他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被生活打下

马来、摔在地上的骑士。如果一个人像被压伤了的小虫似的在尘埃中蠕动，这不是懦弱吗？如果一个人抓着胜利者的马镫，哀求他留下自己的残生，这不是懦弱吗？

当马克西姆舅舅怀着冷静的大丈夫气概非难这痛心的思想，考虑并比较赞成和反对的论据的时候，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注定要残疾一生的新生命。起初，他并没有注意这个盲孩子，但是后来，因为孩子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有一种奇特的共同点，这才引起了他的关心。

“唔……是啊，”有一天他斜瞟着孩子，沉思道，“这孩子也是一个残疾人。如果把咱们俩合在一起，也许还可以凑成一个干瘪的完整的人。”

从此以后，他就更加经常注意这个孩子了。

四

小孩子生下来就是视障者。他的不幸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这里不但没有一点儿别人的“恶意”的影子，甚至不幸的原因本身也隐匿在神秘而复杂的生活

历程的深处。然而母亲每看盲孩子一眼，心就像刀刺一样痛。她，作为母亲，由于受儿子的痼疾影响和忧郁地预感到苦难的未来在等待着她的孩子，当然会十分痛苦。可是除了这些感觉之外，在这个少妇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使她痛苦的意识，这就是不幸的原因很可能在赋给孩子生命的那个人身上……既然想到了这一点，就必然要使这个眼睛美丽而失明的孩子成为全家的宠儿和不自觉的暴君，他稍一任性，家里的人都得依顺他。

孩子的不幸容易使他无缘无故地凶狠暴怒，周围的一切也都促使他发展自私自利的性格，要不是奇怪的命运和奥地利人的马刀迫使马克西姆舅舅在乡下妹妹家里住下来，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简直不堪设想。

自从家里有了盲孩子，残疾战士的活泼的思想渐渐不自觉地转向另一个方向。他依旧在烟雾缭绕中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可是现在眼睛里不再有深沉的隐痛，而是流露出一种留心观察的深思神情了。马克西姆舅舅越看孩子，两道浓眉就皱得越紧，烟斗也越发吱吱地响得起劲。有一天，他终于下决心过问这个盲孩子了：

“这孩子将来比我还要不幸，”他吐着一串串的烟圈儿说道，“真还不如不生出来。”

少妇低下头来，眼泪落在针线活上。

“马克西姆，你好狠心，对我提起这件事，”她小声说，“平白无故地提起……”

“我不过说一句老实话，”马克西姆答道，“我虽然缺胳膊短腿，可是我还有眼睛。这孩子呢，他没有眼睛，将来连手脚、意志也都不会有……”

“这是为什么？”

“安娜，你要了解我，”马克西姆把语调放柔和了些说道，“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给你讲这些使你伤心的话。小孩子的神经组织很敏锐。他现在还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其他才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的失明。但是，要弥补他的失明，非得经过一番苦练，而苦练只是由于有必要性才会去做的。溺爱就会使他丧失努力练习的必要性，就会使他丧失获得较完满的生活的一切机会。”

母亲是个聪明人，能够克制自己一听见孩子的悲惨的啼哭就拼命奔去的本能冲动。从这次谈话后，又过了几个月，孩子已经能够在房间里迅速自如地爬来爬去，

倾听各种声音了，并且他还以一种在其他孩子身上一般见不到的灵敏感觉，摸索着碰到的一切东西。

五

凭着脚步声，衣衫的窸窣声，别人觉察不出而只有这个盲孩子才能体会到的某些其他特征，他不久就会辨认母亲了：不管屋里有多少人，不管他们怎样移动，他总会丝毫不差地向他母亲坐的那个方向爬去。要是母亲猛然抱起他来，他也马上就知道是在母亲怀里。如果是别人抱他，他就急忙用自己的小手去摸索抱他的人的面孔，而且立刻会认出这是保姆，是马克西姆舅舅，还是父亲。如果遇到生人，他两只小手的动作便比较缓慢：孩子小心翼翼地在生人的面孔上留心摸索，显露出神情紧张的脸色，仿佛他在用小手指头“仔细端详”。

照他的天性看来，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但时光一月一月地过去了，在孩子开始定型的气质上日益显现出失明的特征。他的动作渐渐不大敏捷了。他会躲在

幽静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面带呆容地坐上好几个钟头，仿佛在倾听什么。当房内一片寂静，各种声音的变换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时，他那美丽的、不是孩子应有的严肃的脸上便浮现出惶惑惊疑的神色，仿佛在痴想什么。

马克西姆舅舅猜对了：这孩子的敏锐、丰富的神经组织显示了预期的胜过常人的力量，它仿佛依靠触觉和听觉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感官。他那触觉的敏锐，使大家都感到惊奇。有时，他似乎还有分辨颜色的感觉：要是他摸到颜色鲜艳的布片，他的纤细的手指抚摩它的时间便比较久些，脸上也显出非常注意的神色。可是越来越明显地看出他的感官主要是向听觉方面发展的。

不久，他就能完全辨认出房间里的各种声音：他可以分辨家人的脚步声、残疾舅舅的坐椅的吱嘎声、母亲做活儿的有节奏的抽线声、挂钟的均匀的滴答声。有时候，他顺着墙脚爬行，敏锐地听着别人轻易听不见的微弱的嗡嗡声，便举手向壁纸上正在爬的苍蝇拍去。苍蝇受惊飞跑了，盲孩子的脸上便显出很不自然的莫名其妙的表情来。他不明白苍蝇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可是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形，他的脸上便浮现出醒悟的、聚精会

神的表情。他的头向着苍蝇飞走的方向转，用敏锐的听觉搜索着苍蝇在空中抖动翅膀的尖细的声音。

四周闪耀着、运动着、鸣响着的世界，主要是通过声音的形式印入这个盲孩子的小小脑海里，他的观念以声音的形式具体化了。脸上凝聚着全神贯注倾听声音的表情：细脖子伸得长长的，下颏稍稍向前伸出。眉毛显得特别灵活，美丽但不会转动的眼睛，却使盲孩子的面孔给人一种严肃而又动人的印象。

六

他出世的第三个冬天快完了。院子里的积雪已融化，春水潺潺地流着。这时候，孩子也恢复了健康。他闹了一冬天病，一直在屋里待着没有出门。

双层窗框卸下了一层，春天以双倍的活力闯进房来。含笑的春日向洒满阳光的窗口探望，山毛榉树的秃枝摇曳着，田野远处呈现出黑黝黝的一片，田野上有些地方还有星星点点正在融化的白雪，有些地方新生的青草刚